

OhLT 1067/4208

1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82

12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

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右稷之克岐克嶷揚食我始生人知其必

戒若教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讒

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

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
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
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
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
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
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本也亦不是將
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
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
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
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

無加損焉此舜之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問生之
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
之謂性止訓所言不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天性不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
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
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
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
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
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
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

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

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是話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筭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頭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

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之之理但若側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自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

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稟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

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旣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

質說方備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在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

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

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

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來來去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

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糅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

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稟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

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汚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

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
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
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
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
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
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
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
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
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
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

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
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
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
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沈僞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
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
僞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
之時本善而流入于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
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
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
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
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于
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
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
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
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
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

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
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
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
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
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
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
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
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
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
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

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

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

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

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

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

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

性生之謂也蓋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碗盛水後人便以碗爲水水却本清碗却有淨有不淨問生之謂性他

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這且是袞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

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得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一
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讒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

則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

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
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
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
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
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只說是說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
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
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

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
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
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
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
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
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
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
完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
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

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袞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旣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

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
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
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
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
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
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
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
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
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
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

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
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
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
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
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
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
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
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
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

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
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
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
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
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
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
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
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
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
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
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
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
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須分別氣質

之性

萬物各正性

命

天貴乎能以

孟子之說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三十三

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

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天賦與之

生理大全

卷三十一

二

問者謂人
稟五行之氣
有盛衰而五
常之性因之
有多寡然歟

子思子有
繫之中

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
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
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
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
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
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
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
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
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

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
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
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
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
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
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

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

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

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裹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著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流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

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

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初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模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

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二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齊如聖人得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
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
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
人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
清中微有些渣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
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
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
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
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
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

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
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
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
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
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
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
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茶
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
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
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

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

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

性理大全 卷二十一 九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

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平岩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

濁之不同成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

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

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

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污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污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

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氣稟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

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

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污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滯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

智亦命也

以下兼論命

○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

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

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

命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其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

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

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

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
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
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
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
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
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
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
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
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
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

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
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
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及貧賤何也豈時
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
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
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
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
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
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
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

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揔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糅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

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人生有壽天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以爲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
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人之稟氣

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爲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

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爲義理由氣上發者爲氣質雖其稟賦不同苟能學問以克之

謂窮理盡性

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

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

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
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
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
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
可以爲車或可以爲輪

也然而才之不善亦
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
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兼論○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
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
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
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
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
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
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
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
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三百八十
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
勝而爲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
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
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
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
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
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

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
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
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
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
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
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
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
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

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

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由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爲才○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

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

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
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
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
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
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
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
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
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曰孟子與
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

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
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
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
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
人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
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
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
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
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
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

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邪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其生之德是謂仁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
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
殺克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
人不能會之爲一○問心有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
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
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
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
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
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
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
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
於西却謂之流也○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
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
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
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
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
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
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
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
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
目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
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
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
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
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車人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
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
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
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
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
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
也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
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睥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

更不可外天○心且平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嘗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虚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虚心則無外以為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安其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矢者只爲心生若一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身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瞿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

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

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

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

其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所覺者

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

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或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

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

必仁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問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穀鯨時此心何之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不穀鯨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

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

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卻討一物來安頓放棄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

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一二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闖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問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爲

主故實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卽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一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

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

性理大全 卷三十二
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未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

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一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瞶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

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
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
寐濁寐有主而寤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
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
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
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
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
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
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

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
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
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
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
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
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
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
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
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問覺得間嘗心存持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

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問遺書云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
 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
 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
 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
 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
 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
 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此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
 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
 似○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
 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體固本靜
 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
 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
 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
 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
 不善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
 者之處特係於人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
 之操舍如何耳

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

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歟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悖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已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

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

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纔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著

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
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
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
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
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
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
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
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
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
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

事而某所見之 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
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
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
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
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
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
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
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
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

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
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
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
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
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
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
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
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
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

竟生於血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
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
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
也○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
則是窒礙了問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
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
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
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
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

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
矣○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
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
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
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
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
了○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
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
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
客慮是泛泛底意思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

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問某嘗著心說云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
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
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
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卽所謂元
亨利貞之道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
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體則實與
天地同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
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

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

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旣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

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
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
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
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卽所謂性雖
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
所謂仁卽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卽天之亨此心
之所謂義卽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卽天之貞其
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
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
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

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

那箇不是心做箇道理不具於

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
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
吾心之體則卽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
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
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
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
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
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

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八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可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

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二十五
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

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

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怵惕惻隱一句看爲尤切蓋怵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怵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可無所蔽故須裹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
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
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
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
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
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
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
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
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

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
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箇器一般
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說雖
粗而意極切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
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這所
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
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
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
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
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

生理大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濱死而蹴
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
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
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
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
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
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
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
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

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
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
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
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
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
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
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
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
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
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
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
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
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
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
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
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
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
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
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
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
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
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
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
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
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
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
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
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
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
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
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
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

性理大全 卷三十一
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
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
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
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入
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
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
一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
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
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

